





在抗戰的六年中，我們民族已經犧牲了數十萬壯丁，而在長期抗戰中，我們民族定了多少準備犧牲更多的壯丁，但是我們應當竭力減少未來的壯丁的犧牲；未到時期而先犧牲了，是民族力量的嚴重的損失。

大時代的風暴所養育所鍛鍊出來的幼小子者，我們應當盡我們的全力！

如今想起來，還有點後悔，假如那個托兒所弄成了，至少也可以救出 portions 兒童吧！

這偉大的艱巨的抗戰浪潮中，不把他們從水深火熱中救出來，不把他們的小生命保護起來，把他們流離失所，甚至犧牲。

動物保護會，搬起了一個有助於人類的動物，（如雞鴨馬蹄狗之類）不應說該虐待。當時我們看了這種運動，覺得太不順心，原因是許許多多的虎類正在受牠比動物還殘酷的虐待呢。及去年五月份七件事件發生前，在上海的幾位熱心社會的女朋友，大預備創設一個托兒所先收容一部份職業界人士的兒童，開辦費由八位發起人籌劃，在週之間，已有五千元不久八三降臨了這件工作也就停止，為救護戰場上的健兒，同時婦女界做的工作人材實在不够，

海的難民收容所，每天平均要死亡一百以上的兒童，原因還不在內，抵抗力弱，經不起飢寒交迫的威脅，同時據難區逃出來的同胞報告，敵人所佔領的區域，對於成年男子除殘殺外，就逼着在火線工作，婦女則被禁錮，惟對於兒童則被送往日本去，作他們侵略我們的後備軍，這是何等痛心的事！

是無數萬在前線衝鋒和後方努力戰戰兢兢同胞們的生命戰區者，是創造新中華民主共和國的鋼骨水泥，假如在

綿然我們的拉，得到了最後的勝利。但是建設的力量太弱，於國家元氣的損傷太大，這是建設新中華民主共和國最大的阻力。

在抗日高於一切，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下，保護兒童的工作，義不容辭的，當然應該由婦女來負起責任，同時政府也應當予以有力的援助。應當前方的後援。漢口當曾起經由郭沫若先生等發起兒童保育會，這是戰時兒童界幫助抗戰最迫切的工作；第一，為抗戰將士保育了他們的兒童，一方面可以使他們的無後顧之憂，專心殺敵，一方面可以使將士們的家屬，不為兒女所累

全的兒童，他們一應的保育機關，他們她們都可安心從事抗工作。

廣東婦女界在抗戰中的確已開始做了許多有意義的救亡工作，只是還有許多錢又有志的太太們，並沒有站在最前線來從事救國工作，我希望她們鼓起勇氣，聯絡更多寄居在香港的夫人們，解解囊。出一部份創辦兒童保育所，經我，在香港或雲南，廣西，貴州，四川等省選擇任何一處，為先開辦起來，先收容最沒有辦法，處境最苦難的戰士遺孤，待擴展以後的，再廣設收容方面的兒童，這樁事完成了。

姚潛修

的時間，都在工作。上。得到很多鼓勵。希望能有機會寫出來。但我在三個月裏，最痛心的，是難民所中醫療問題，得不到適當的解決，難民死亡率繼續增高，尤其是孩子們死的多。每天也是例外，三個五個也是平常的事。當上海的難民收容所，日達三十幾十處，據生處報告，我服務的，一個還算頂清潔衛生。然而小孩子的死亡

又上海二五五專電：「……僅公租界一隅，據衛生調查，前一星期內，華人死於時疫者一百九十七人，死於其他病症者，九百六十五人。」外僑死九人。這些數目字，並不包括上海租界以外的死亡率，然而已經明白地指出：我們的同胞，死於敵人炮火之外的數目，是何等驚人！

不要使戰士有後顧之憂 黃偉強作

成立之後，還會有具體的辦法。不過，這件事十分緊要，也十分迫急，希望海內外各地的同胞，都能熱烈地發表意見，並出獻出力或人力。

這篇東西，因為篇幅限制，不容我多說話。但我先要提出來的。第一，保育戰時的小孩子，是每一個中華國民國民的責任，絕不能作為舉辦慈善

在離開上海的前幾天，因着結束一  
的事及將許多書籍和笨重的東西寄存  
故，每天清晨就奔走王畿霧迷曼曼

次，從法租界的這條最幽靜的馬路跑過的時候，東西引住了過路人的腳，原來是用草席蓋著的，其後，被人拋棄在那兒。當時，我忍不住用手去揭開草席的角，檢視了一下。可是，那張小小去，剛投到這世界來還不久而又被惡疾苦所摧毀了，及去的小生命！這印象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第二天，同樣的在另一條馬路又發現一個年紀約八九歲的殘廢，其慘狀更令人不忍再看！自然，在敵人慘絕的屠殺之下，被殺害的兒童正不知有數，而敵人對於我們這些無辜的兒童，所施的毒害手段，是極盡其殘酷之能事。在最前線的戰區，在敵人的後方，在一切我們所看不見的地方，在敵領土，全面抗戰正積極地展開，戰鬥力急待加強，戰士急待補充的今日，爲了要培植這些未來生力軍，我們是應當怎樣的真實和愛護這些可憐的兒童！國家未來的主人。因為愛護和愛護我們們的組織，戰區兒童保育會的緣起，使我感到非

本社爲實踐鄉村工作，加強抗戰動員力量，特組織戰時服務團，公開徵求男女團員。長期派赴華南各縣巡迴工作。凡願參加者，請逕向本會呈報。自即日起。

續  
十七日止每日上午九時至五時在本社舉行報名手續  
社址：東山百子路一百號  
電話：七零零二四號

演技雖然  
可以藉此

我在廣州  
劇，三次  
，就是換

睡下吧。先生說不到，不過紀念的。我看

起自己來了。假如我用了別的話，也不至於先生這樣費力。帶着這樣的心情，照拂着，正好。轉請于先生云了。

四日。

上午先生的病還沒過熱度已退了。坐在床上。

上午先生來看了一遍。醫生生派人找來，問我的見解和郭先生的見解是一樣，他也全是一樣，同時金金納爾，他種稻傷的藥。

但郭先生的病終竟不是攝發，因為第二次退熱以後幾度更沒有再高。

郭先生對。原來要做一副對聯竟要費這樣大的苦心。

郭先生對。原來要做一副對聯竟要費這樣大的苦心。

前夜

這一點許多人都相信，曉初自己也相信，且他更明白自己變成浮尸，或者快要重要理由：走私，販毒，大占藥港。

來，就是告訴他關於樂善清息的事，說是因為官的再三推委，到六月底止，日本人便要幹幹強了。

從因為這事和晚初的投資很有關係，日本人一定從那裏還檢獲一切海河上的運輸，所以該部當中那那肥人還檢獲他應當早上的點鐘，向該部建議業務讓渡，或者加聘幾位日本人作顧問和董事。

我想到那些陸隊的指示，以及那些突發的漢武，就想到那些近起來了，盤了一下桌子，忽憤怒道：

「我早就該離開這鬼地方的……」

大約三、四年前，晚初父子，便已勸過他回南方了。因為長城戰事已經終了，他們嘗到了威福，而當時，敵人却更加緊有對子民族經濟和道德的壓迫。加之他自己也是南方人，雖然生長北平，他依舊耐不慣北方的人氣，大抵以流亡的塵。

時晚初已有一遍內出的動念，也有他自己的自己。

芳草  
馮玉祥

割去菸草  
 容易長苗  
 國法軍紀  
 從此大昭  
 際去劣馬  
 良馬得用  
 全面抗戰  
 從此轉勝  
 家有備規  
 餉有儲規  
 國防大軍

---

那可無規  
 孫武教戰  
 二匪被斬  
 穩宜用兵  
 莊寶被砍  
 我輩後生  
 須本前規  
 振我軍威  
 滅此強敵  
 一月二十九日

『飛將軍』及『烽火』的  
 演出  
 楊邨人

個劇的牽草，無力，不深刻，不能動人。這是一個失敗的劇本。

中大實驗劇團，因受這一種缺點，中大實驗劇團「烽火」的演出，亦同樣的發生。獨幕三場的戲，佈景不用更動，

劇本不良的限制，演出上亦就是失敗了。的最失當的地方，就是演員的情緒不緊張，表情沒有力量，以至於不深刻，乃至形成缺乏戲劇性的空氣的現象來。上面的限制是受了劇本不良的限制。而重要角色如王三二，演員田代君也作爲一個年輕的藝人來表演，沒有把他那已經來過一個個年紀的女兒的「爸爸」，性格與親會他是流兒的哥哥，却會他是流兒的哥哥，却

那裏做法，是削弱自己的力量，演劇所給予觀衆的作用的。換幕迅速的作用，是將觀衆被劇情吸引起的情緒被劇情引起的高潮，而全部接受你的思想

### 病中的沫若

但是郭先生，他自己學過醫的人，總把自己說自己是通常的傷風，睡兩天便會好的。

到了晚上，先生又發起大汗來，先生說，這倒有點像瘧疾了，便叫

太慢，甚至太久，  
這裡再忠告演劇同志  
，請加以特別注意。

病性了。高抗戰戲劇的  
力量的宣傳武器，上  
不容氣的嚴格的說話  
解。

希望各位演劇同志給

生(下)于立羣

我：不寫又怎麼辦呢  
已經沒有時間了。  
看有那種情景，我也  
看了，只好聽從郭先  
的話，可是心裡真有  
。我說：先讓我練  
，看看可以用不。  
隨心，心情越鎮靜

睡下吧。先生說：說不到，不過倒是紀念的。我看先生

起自己來。假如我  
有用的話，也不至  
生這樣力。帶  
愧的心情，照拂着  
睡好。耽聯請于先  
去了。

四天先生的病還沒  
不過熱度已退了。  
睡在床上。

午醫生來看了一遍  
明先生派人找來  
醫生是見解和郭先  
完全是一樣，他也  
金金如納，同時也  
一種治傷風的藥

星忽墜」是用諸葛  
的故事。武侯六出  
而

和劉湘將軍病死  
的相彷彿。『長  
淚滿襟』，是杜  
少陵的一首詩的  
『志決身殲』也  
是『志決』，志  
務勞』那兒英雄  
因爲『長使英雄  
』是一句杜詩，  
不能不另找一句  
對。原來要做一  
句要費這樣大的  
先生的病終竟不  
因爲第二次遇  
熱度更沒有再高

板方藥，會把他去，但士

點許多人都相信，曉初

就是告訴他關於築港、二推委，到六月底止。這事和晚初的投資很有關係。巴魯盡一切海河上的通人選除晚初他應當早點入選，或者加聘幾位日人，以及那些陰謀的暗示，才邊站起來了，擊了一下。該離開這鬼地方了，二年前，晚初夫人，因為長城戰事已經叫喊，敵人却更加緊着對南方，敵人不惜自己也是南方人，富勒不惟自己的氣候，

也相信不疑，  
快要變成浮尸

說的是因爲官人便要帶幹強，日本人一定所以談話當中，向公司建議作顧問和董事，怒憤的洪笑，子，怒憤道：

二月八日晚上，廣州有看到。）每一個演  
年抗敵先鋒隊舉行游  
都很能够盡責的表演  
籌款，聯合藍白劇團  
（或她）所扮的角色，  
中大實驗劇團演出，  
飾莊毅真的鄺小輝，

將軍及「烽火」。

飛將軍一連輪，批判火的錯誤思想與行動，同時并批判地在反一般戰士上在優待抗戰戰士，客觀上形成導英雄的女子，是針對家庭，及自私的崇藍白劇團在廣州是成的劇團，團員的苦鬥精神，與鋒諸同志，如飛將軍」的演出，北京，在服裝，在演出的選擇上，都表現出努力的精粹。從我的演出看來，（因為我去得遲，上都沒

飾陳雲仙的關雅蘭演出中，已充分表着她們的演劇天才來「烽火」這劇，從喚民衆肅清漢奸敵自這主題來說，亦是文藝中一個創本，顯然是這劇本，顯然是弱得很。第一場開幕不借村長與大爺個色角，來喚起出東北在山村敵入統治下的一切政治的經濟壓迫情形，亦不強壯，開幕便是送走村長，與其說是手法簡潔，不如說是手法簡潔。本如此，演員受限制，更不能盡情發揮，在一開頭，便把以緊的情節，作成不許緊的場面，對於整個劇

是不宜。至為兒是一個  
少女，却在化裝上服裝  
上使她成爲一個農婦，  
觀衆誤會她是王老三  
的妹妹。蘇先生出去買了些金雞  
納霜丸回來。

的妻子」亦是不合。說起化妝，面龐的決定，要跟着燈光而明暗的化裝，要亮着燈，燈光那裏暗的，暗面黑黑，眼周（王爺兒的兩眼）是，應應用錯的，說起燈光，十分的亮，只是惹外的，常常亮着，只是惹外的，光太强了，雖然爲不強些要映出人影，不配，但與室內的，光不能配合，亦是不良，各個小情節的間，不充實，每一個演員直就沒有戲給他（或無用）。形成演員的「英雄」無用之地，其演失敗的責任，還得歸劇本。不過，重角狗，是那樣有天才了，量，却是意成功才了這小同志。在演員

來了。這于先生是很魁梧的一個人，聽說是萬縣事件的禍手。他向郭先生說：劉市府先生的靈明昨天早上船對聯如今曉送不去，便趕不上了。這說即使大家着急起來，也不能起床來寫的。

你拿去請陳真如先生寫好。先生躺在床在告訴我。

我立刻便把對子抱着，向陳先生房裡跑去，但是撲了一個空。已經過十一點鐘了，陳先生都還沒有回來。

你替我寫好了，照常替我的那種字體寫。

這使我吃了一驚，心想我怎麼會寫呢？先生看見我遲疑，他又在床

來，因此比平時還寫得不好，練完後，和先生看。先生看着

先生的表情，心中地跳，我知道一定題難，先生說：『有的結構寫錯了，有的好。他叫我筆緊，便在字旁替我改幾個。』

過了一會，先生在自語地說：『唉！還起來寫吧！』說着，紅了身，臉色燒起，眼神一點勁也

副對子很長，棒子下寫吧。我們都知又不敢多說話，怕更不耐煩，我去兩大張紙頭來舖在地上。先生就跪在地上喘着氣寫着。軟聯

先生又出了聯

生走後，先生又對  
，昨天的輓聯還要  
下才行，可惜已來

上海浦東小菜販，苦過台灣高麗百千萬！  
傀儡市府真黑暗；抽稅一塊錢一擔。要由東  
岸到西岸，一來一塊半。挑菜過浦一塊  
算，回來五角一條運。賣菜來作爲吃飯，還  
要買糧口國帳民勞。亡國喪，誰個顧，要花  
錢買心更惡。走到街上無面皮，低頭畏熱怕  
人見。不要你吃穿，還要你交租納稅不發

怎樣改呢？給  
有看吧。  
他，他便把改了的  
寫了一遍：  
是章草以後一人  
我根就里了錢

醫生交來的金鷄  
他結果是沒有吃  
：他要等再發一  
確定是瘡時然  
的總打

！相見於今也難敘：真銀執照來往驗，一連三塊不准兌！賣小榮，真可欺，時時賣來連本爛。連本爛，坐浦畔，欲歸不得流冷汗。一見倭兵兵驚死，脚打脚歸鮮血戰。亡國順民苦受偏！苦死有誰來吊唁？但願吾軍打勝戰！從前賣來真方便。

在特是，似的一動陰，過一地過，來觸他照的。

以爲冀東既經在事實上填滿了。他不明白貪殘他不明白，或在不相信

不好，那一母親回答道：「我們北方是不會再太初教，也可算咱們中國，明末給人陰滅幾十個，倒還沒有什麼人做幫，真的又更暴動了麼？」微微吃驚地問。

也許就是今明天地地回答着，但彷彿隨處觸到事情的嚴重前，當開始聽到暴動前，因為自從二一八幾位活動分子的口風

，敵人的慾望西是沒有止境的局勢一樣。

「我們這良辰美景，你倒嫌着了。他倒恨了，而示給多人都如此感傷，他又想起逃避他，又想起逃避他，他走到堂屋門上，屋樑似問非問，我不是早就說切數啊。有。今天給人連連眉毛都不想起了半月來。」

中

木化南位

給張演

演員的情緒不緊  
張，使這個場面的  
童星。

表上沒有列入，不知叫  
什麼姓名，是一個難得  
的情感的小有失  
補救過

頭大汗，呼吸也較前更  
快了，說話都感到吃力  
。大家看着先生寫的字

功高德懋，細謹不捐，  
「更覺良工心獨苦」。  
征倭出藥門而東千里

華北昭輝火

怎樣改呢？。給我們看看吧。

於是先生便叫我把紙筆給他，他便把改了的對文寫了一逼：

治蜀是草莽以後一人

後才吃，金銀細粉吃多了，就是熱沒有再發，藥也就沒有了。這種有學術根據的實感精神和自信我更是覺得很值得禮仰

小榮販

任啟珊

上海浦東小榮販，苦過台灣高麗百千萬！  
傀儡市府真黑暗！抽稅一塊錢一擔。要由東岸到西岸，一來一往一塊半。挑菜過浦一塊算，回來五角一條漢。賣菜來往為吃飯，還要買張口國順民券。亡國卷，誰個怕，最怕花錢買心更惡。走到街上無後面，低頭最怕人見。不買你的菜，還要把你趕。不賣菜，販了事幹，無事不准你逃匿。還有一事更討厭！租界於人也最歡：買張執照來往驗，一月三塊不准欠！賣小菜，真可歎，時時賣菜打勝戰。連本爛，坐浦畔，欲歸不得流冷汗。一見愛兵心發酸，拳打腳踢傷血脈。亡國順民苦受偏！苦死有誰來弔唁？但願吾軍打勝戰！從前賣菜真方便。

「說不定——也許就是今明天吧。」他淡然地回答着，但仍彷彿醒悟出自己說了嚴酷似的，他隨感觸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十多天前，當開始聽到暴動消息的時候，他原是不在意的，因為自從二八時期起，在天津這特殊地带，漢奸的暴動，已經成了平常事故。但在探聽過幾位活動分子的口風，和從前大不同了。

「幹嗎不好，」那母親回答道，「我不是早就說過麼？我看北方是不會再太平的一劫數啊。」  
「確是劫數，也可算咱們中國才有。今天給人陰滅幾十，明天給人陰滅幾十，誰也連用毛都不動彈一下。倒還有自己人做幫手哩。」  
「怎麼，真的又更舉動了麼？」她想起了半月來的謠言，微微吃驚地問。  
「說不定——也許就是今明天吧。」他淡然地回答着，但仍彷彿醒悟出自己說了嚴酷的似的，他隨感觸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十多天前，當開始聽到暴動消息的時候，他原是不在意的，因為自從二八時期起，在天津這特殊地带，漢奸的暴動，已經成了平常事故。但在探聽過幾位活動分子的口風，和從前大不同了。

已到了他祖傳時代：親近父親以後，我們這民族的希望的火炬，已經火光明艷的燃燒着了。他照做了人們聞卑陋的腸服，碎忌和何恨，而示給他們的一个光光亮亮的前途。這是許多人都如此感觸的，但他却漠視牠；所以現在，他又想起逃避來了。  
踏過一陣方步，搖擺頭頂，于是他走到堂屋門口去，在一張綳梯上躺下，他望着屋樑似間非間地說道：  
「你看我們搬到上海去好麼？」  
「幹嗎不好，」那母親回答道，「我不是早就說過麼？我看北方是不會再太平的一劫數啊。」  
「確是劫數，也可算咱們中國才有。今天給人陰滅幾十，明天給人陰滅幾十，誰也連用毛都不動彈一下。倒還有自己人做幫手哩。」  
「怎麼，真的又更舉動了麼？」她想起了半月來的謠言，微微吃驚地問。  
「說不定——也許就是今明天吧。」他淡然地回答着，但仍彷彿醒悟出自己說了嚴酷的似的，他隨感觸到事情的嚴重性了。  
十多天前，當開始聽到暴動消息的時候，他原是不在意的，因為自從二八時期起，在天津這特殊地带，漢奸的暴動，已經成了平常事故。但在探聽過幾位活動分子的口風，和從前大不同了。